

飛律賓愛國三大文豪傳

〔註〕是傳爲華人某所著。我國人鮮有得而讀之者。因錄而登之報首。以當一社說。夫報章之有社說。已成定例。然以我國今日情勢。欲著一正當社說。難乎其難矣。讀者既不能得一正當社說而讀。毋寧讀是傳爲猶有益焉。因錄之。——記者誌

流之有原必關於雨。然人不以雨爲流原雨之自雲。固係乎氣。然人不以氣爲雨師。直接之功効易見。間接之功効難知。固人之常情也。故國之興也。每見豪傑士之慘澹經營以爲功。殊不知造就此豪人傑士者功更大也。每見人憤民怒之慷慨義烈以爲功。殊不知鼓此民氣者功更大也。故法之革命也。功不在戰將而寔在盧梭。意之獨立也。功不在三傑而在君士但丁。飛律賓獨立軍之起也。功不在阿圭拿度而在三大文豪。有三大文豪而後有龍跳虎擲之大豪傑。出有三大文豪而後有飲血揮淚之大志士。出有三大文豪而後有衝鋒折銳之大軍人。出有三大文豪而後有杖義好俠之大國民。出故三大文豪者實革命軍之良師。飛律賓之慈母也。我見飛律賓革命功成而爲三大文豪。喜爲三大文豪。賀我見飛律賓共和成立而崇拜三大文豪。歌頌三大文豪。雖然觸景傷情。見人自鑒。嗟我母國安得有三大文豪。其人以馳聘其間哉。我不勝喜極賀極而自悲。崇拜歌舞以危懼。願我同志無以阿圭拿度自命而自居于三大文豪。則前途有望矣。于是作三大文豪傳。

●三大文豪之人物及其少壯時代。

三大文豪者果何人乎。曰畢辣。Senor Wen Marcelo Hiralio del Pilar。黎沙兒。Won Jose Rizal。本西。Won Mariano Ponce。是也。三人者志同道合交稱莫逆。以獨立母國爲期。喚醒國民是望。于是不顧西班牙炙手可熱之壓制。傾萬斛之思潮。或詆西人。或告國內。或出于口。或筆于書。每一句一語。

之出西班牙人則怒目以相視。飛人則可泣而可歌。卒鼓足民氣。演成飛律賓之獨立。雖然此三人者結果學問各有不同。畢辣者長於政治學。憂國情切。操心過度。卒以犧牲其身者也。黎沙兒以詩家著名。招西人毒刑而爲民流血者也。本西者史學家也。託跡他鄉。以著作家名而冀有以恢復者也。盡三人之名著。不下數十種。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之飛律賓精華也。故今特詳述三人之歷史。畢辣者呂宋芙蓉岡州人也。自幼好書重交。其愛國熱誠。寔出於天性。千八百三十年卒業于馬尼刺大學時。教士橫行極盛之際。亦西班牙狂暴之時也。于是忿不能忍。不顧身家性命之如何。挺身入猛獸之穴。而捋虎鬚。于千八百八十二年發行一新聞于馬尼刺。痛擊西人之狂暴力。詆教士之橫行。僅發行五月。即爲禁止。然未已也。所在運動鼓勵民氣。西人怒之。幾無容足之處。不得已遂于千八百八十八年航行歐洲。

黎沙兒者。呂宋拉果那州人也。以千八百六十二年六月四日生于該州之楷倫碑。年十三卒業于市立學校。乃遊學馬尼刺。其愛國熱誠。固出天性。而詩才亦若天授也。既至馬尼刺。睹西人之橫暴。痛宗國之沉淪。尤覺萬斛思潮。磅礴而不遏。于是觸景傷情。假詩言志。遊哈歇沽河而賦 *Grunto la Jasic* 之詩。憂宗邦而作「飛律賓少年」 *Ala Inventud filipina* 之歌。鬱勃沉痛之氣。油然見矣。及舉行西國文豪斯文頓氏一百年紀念之際。又洋洋灑灑作「天神會議」 *Consejo de los wiosse* 文一篇。莫不驚嘆。于是黎沙兒文學之名大著。馬尼刺大學者。不過奴隸教而已。安足爲黎沙兒學哉。乃于千八百八十二年辭故國。而遊學歐洲。抵西班牙八馬德力大學。學醫未幾。遊歷各國。盡解歐洲各國之語。于是知各國之大略。顧影自憐。覺母國之棲息于西班牙權力之下。愧莫甚矣。時年二十四也。

本西者與畢辣同州人也。以千八百六十七年生于該州之白李懷沾。自幼肄業于馬尼刺大學。年十九卽著有芙蘭岡州俗話 *Tolk Lore Bulakeno* 一書。悉羅芙蘭岡之人情風俗。與外國兩兩比較。議論精確。觀察詳審。憂國熱誠尤溢于紙上。千八百八十六年。留學西班牙卒業。馬德力大學。氏固好史學。或時發已國之歷史。披地圖見羣島顏色之慘然。未常不熱血憤發而自覺無以置身于天地間也。

◎三大文豪著作及運動時代

自是三大文豪前後六年間。聯袂遊歐研究各學。詳察國情。回顧河山。楚囚對泣。恨國人之夢夢憂國如焚。怒暴政之悽慘。回天無力。于是各出所懷。大聲呼喝。畢辣氏以憂憤之餘。每多投書于新聞雜誌。描西人之暴狀。寫已國之苦情。文筆排宕縱橫。說理光明正大。閱者一遇。未有不感激心動。拔劍起舞者也。氏乃窮思深慮。竭盡所懷。未幾而光霞燦爛之二大傑作出。一作飛律賓教士之權勢。*La Soberania Monacal en Filipinas* 一曰飛律賓教士之威力。*La Frailocracia Filipina* 寫盡教士之仗勢欺騙。無惡不作。一發其歷來惡蹟。伸無限之民冤。歌笑勸告。民氣大張。然教士則莫不切齒怒目。而思刺刃氏腹矣。當氏之未至歐也。黎沙兒已先在。黎于千八百八十八年至歐。畢于千八百八十六年。 苦心經營者有年。其著作或效離騷而發愛國之歌。或哀故國而倡沉痛之說。字字驚心。言言觸目。氏固文界之大將也。乃于千八百八十六年。Voil me tangere 之名著出。譯意言勿我觸也。體倣小說。旨在勵民。指西人之弊政。詆教士之橫行。言辭痛切。畢氏之傑作所不及也。甫出版而法國亦卽譯行。教士見之。難以立足。怨以是懷。而氏之名譽益盛。其翌年氏還國。抵馬尼刺。萬衆歡迎。幾仰氏若救世主也。西人疾之。

益甚。千八百八十八年。氏航日本橫斷太平洋。抵美國。渡大西洋。再訪歐洲。此中學識升高速度難以道里計。其尤足以增氏之學。而爲母國益者。則莫如〔飛律賓盛運〕*Sucesos de las jolas Filipinas*一書之出版。初氏已再訪歐洲。乃遊學於倫敦。英人慕氏盛名。而認可其有博物館。縱覽古書權利。于是盡發其篋。得西班牙文豪穆爾加名著飛律賓盛運一書。是書者絕版已久。氏遂譯英而行之。千八百九十年。自巴黎至馬德力。適畢辣與本西謀編輯 *La Solidaridad* 雜誌。遂同作焉。初本西之卒業于馬德力也。乃益專心于史學。未幾即有一大著出。曰飛律賓史考。 *Efemerides Filipinas* 是書者叙飛律賓亡國後。被西班牙之慘虐。受西班牙之壓制。而人民因以憤不能平。遂有入大革命之禍。言切意深。可歌可泣。乃益搜材料于千八九十四年。一大著成。曰飛律賓亡國前文明史考。*Filipinas Contribucion al estudio de su civilizacion prehispana*。一時莫不嘆爲異才。惜未付梓云。畢辣自二大傑作出版後。尙有所謀。與本西往來頗親密。謀編輯雜誌。而適遇黎沙兒至議遂成本西爲編輯長。二氏爲編輯社員。一時大發光芒。頗振聲勢。然遭忌益甚矣。未幾黎沙兒以事至比利時。著政治小說一書。名曰 *El Filibustrismo*。譯意曰流浪主義。于激勵民心。尤爲良藥云。

當三氏經營于外。而志士亦層出于內。雖于國民精神多所振作。然散而不聚。未嘗有團體之組織也。La Solidarida 雜誌對病發藥痛論。此弊于是志士性質爲之一變。後日得以結不解之團體而成。不世之大功。未始不賴乎此也。雖然畢辣者。固熱血憤湧之士也。每顧沈沈母國。不勝憂憤交加。心智並施。恨不能一脚掃除腥羶。物歸故主。操心過度。竟得病而長逝。時千八九十六年七月也。

〔未完〕

●防河管見

南州行善鄧春樸來稿

禦河一案爲我北圻最關重之大問題。古來議論紛紛。未能解決。以余淺見。治水猶治脹病也。治脹病不急消之而急補之。則積滯日甚。致死之原也。治水猶討強寇也。討強寇不禦之於疆場。而禦之於門庭。是引寇入內。取敗之道也。我北圻諸省河水爲患。計自陳朝有堤以來。頻年修築。搶護之費不知其幾億萬兆。所謂寸土寸金。想已過之。近者設水店以預爲提防。儲石塊以截其衝。要其功程比前更重大。然堤身不固。而江沙之積又漸培。則堤愈築反愈形其危。石嘴雖堅。而江道之行多阻力。則石愈多。又愈增其激。是以夏汛不潰于此。必潰于彼。理勢必然也。近有博物家議休堤者。欲使沙水灌入低田。日久可能使高下平分。然以水尺量之。則堤外之沙間有高於堤內之田。若欲休堤。必將堤身堤脚盡行剗平之而後可。况地球一圓球也。以度測之上游之宣。音光高。高極高二十二度。比之南定只十九度五十分。相去遠矣。則地面非可一律平也。日者法國技師路曼丁論治河有二法。一決水法。擬修底江一條。使臨辰每於山西省下流。決水以殺其壅。一收水法。擬於永安富壽山西三省爲收容地點。頗有卓見。然理論未得十分充足。余究水害之原因有二。

一河水之消洩。每視乎海口之遠近爲遲速耳。海疆新培之地愈日愈闊。則河水入海之路愈日愈遠。試觀陳時海口當在布海。今屬太平武仙縣。大鴟。南定省大安縣。尙未遠也。近日海口在太平之茶鱗。南定之巴辣。霞爛。今則已成爲海後錢海之二大平原。民間徵墾。包堤設墳。由之海口漸遠且狹。上流不能易於消洩。此橫溢之一原因也。

一河水之奔流。每視乎江道之廣狹。以爲張殺耳。江心新培之沙。愈日愈增。則上流下灌之水。愈日愈淤。試觀古辰大悲江。自珥河分流入北寧之嘉林縣。會義甯江。一東南流至興安之恩施芙蓉等縣。放于梓江。一東流經海陽之唐豪錦江等縣。放于邯江俱入于海。爲水道所經過。以入于東海。自此江塞而水道迂迴。明命年間鑿久安河。引之東流。以殺其勢。然江道淺狹。日久填塞。水不能東。勢不得不專注于南海。况濟江。自珥河分流。經興仁。仙侶。芙蓉等縣。放于海陽省之梓江入東海。乃昔辰各國通商。必由此以達于憲南安。今則沙培輪船不能利往。夫以一珥河而受上流瀘洮沱三大江之水。此三江俱從清國雲南來。並注于白鶴入于珥河。其勢不能容。此潰破之一原因也。

故今日治水問題。一則詳察海堤何段消洩。最爲猛速之地。卽行撤破。廣修墳口。並禁民間不得包築海分。水道放海之處俾之水道有所流通。二則詳察興安之美豪。海陽之錦江等轄。何江便注于東海。從而開導之。以分殺其南流。並因堤潰處多開江道。以便消洩。三則詳察上游何處內有低田荒廢。而外爲山嵐阻障。則法大禹鑿山故事。使之引水入田。一則可以消殺上流之水勢。一則可以洗除山林之瘴毒。招民墾闢。將林莽之地。皆使成田。此三策若見諸實行。則不數年間。我北圻水患自然消殺。而永無河堤潰決之患矣。

◎ 文苑

▲ 羽蟲角勝記

題名

黎季京北處文江縣如鳳社。有一書生名阮嘉猷。少劬于學。偶值變故。他鄉流落。設帳于安豐之內。

鄴以舌耕爲生活性愛吟詠。每自比伏波諸葛。而時人莫有知之者。一日乘閒縱遊安樂寺。途中遇一異人。錫以金丹數粒。書生食之。不覺神體飄然。腑臟愉適。凡昆蟲之動靜。鳥獸之聲音。莫不心領神會。有一日適秋末冬初。紫霧漫空。金風微颯。生於講讀之暇。悶倚書窗。引目閑眺。忽見有一物形枯體瘦。從東方婆娑飛來。集於牆外古槐樹上。細認之。乃寒蟬也。又見一物紅頭碧翅。從西方來。亦飛集其處。視之乃青蠅也。生縱目閑觀。見青蠅羽翼動開。如爭鬪之狀。向蟬邊叱曰。爾是何物。敢與我一枝並棲。寒蟬鬚髭戟立。怒目厲聲曰。我是名蟬居士。奉帝命以夏令掌時候。以正農功。橫行天下。風聲彰聞。偶值冬寒。特來抱葉爾。是何物。敢出此言。蠅曰。我是青蠅才子。見聞甚敏。材辯過人。本係寒門。致身富貴。梁肉所餘之祿。自有王恩鼎鐘。不盡之財。祇憑天給。腸充厚味。口潤嘉穀。故其頭也。紅其翅也。碧體貌如此。豐寔羽翼如此。具成富貴風流。想亦三生有幸爾。這樣瘦黑。豈能與我匹乎。蟬曰。居吾語汝。夫聖人之道。貴正不貴幸。君子之儒。憂道不憂貧。故伯夷恥周人之粟。而甘食首陽之薇。仲子辭卿相之榮。而自樂田園之趣。豈非以其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哉。汝青蠅貪叨無厭。趨附成羣。鮑魚之肆。出入而不聞其臭。庖廚之下。縱橫而不覺其汚。睢水下流。行人當掩面也。而汝以爲饜足之場。新安城外。時人常痛心也。而汝以爲歡欣之所。凡汝俸汝祿。皆是民膏民脂。故能體腹充肥。頭目碩大。不知自恥。反以爲榮。是以行踪到處。人皆厭而驅之。惡其爲不潔之物也。豈似我冰霜其操。鐵石其心。所居者古樹老松。所食者清霜甘露。念韜晦之義。則冬寒守節。緘默無言。樂聖人之道。則夏暑談經。絃歌不輟。千畋之駕。繪弋不能施。何其智也。非義之財。毫毛無所取。何其清也。也不向人而求飽。何其廉也。不害物以自肥。何其仁也。枯瘦而爲世所珍寶。良醫往往置諸籠中。號

(文選) 洋水十詠

四十

爲蟬蛻以爲藥物。豈非得天地精清之氣。可用以醫世救民乎。今汝評品不究清濁精粗之原。而徒取其肥瘦之一節。尙得爲定論哉。青蠅聽了面色如土。垂頭喪氣。忽望西方而飛去。顧盼間已失所。在矣。噫。蟬乃無知之物。猶知清介自守。禮義治躬。而况於人乎。彼無氣節者。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毫無廉恥。衣冠而禽獵。與青蠅無異。豈不爲寒蟬所唾罵哉。世之君子。苟能以身殉道。安命俟時。保存人格。毋苟圖富貴。以取污辱。真善處亂邦之道也。

▲泮水十詠 范公著遺草

〔註〕河內文廟之前有大湖。湖之中有金洲。黎景治年間。參

從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少保燕郡公范公著嘗作泮水十詠。

以謹其景。歲久泥沙停積。菱芡瀰漫。湖心日就淺窄。續德癸亥

秋。河內布政黎有聲。按察鄧文和起進士題名碑亭。既乃治湖。窄者廣之。淺者深之。湖山面目爲之改觀。續德乙丑秋。鄧公復出家貲建瓦亭于洲上。亭成。命曰文湖亭。追刻泮水十詠。今存。

松。虬角龍鬚色最饒。冬春挺挺獨高標。清陰得地資材質。翠綠森天聳幹條。對植何人供嘯詠。從遊有客寓逍遙。盛同老柏千年壽。梁棟才施用聖朝。

梅。良辰美景綠芬菲。愛爾風標獨艷奇。密密金枝殊骨格。蒸蒸玉葉異丰姿。功多調鼎施殷傳。迹賴知乾羨宋伊。借問品中誰契友。惟松與竹是音知。

竹。可人在在物多奇。何爾堅剛抱素姿。內美貞含心皓皓。外青綠醞色猗猗。七賢林下祛凡俗。六逸岩前興酒詩。一自龍孫春日奮平安信報。我先知。

槐。物物清幽景最佳。惟渠玉質本天裁。陰張翠屋千層密。蔽出黃花萬斛開。漢殿雲生流九夏。王庭星照貴三台。千秋德蔭加培厚。喜鳳池香帶得來。

甘棠。木德原從天篤生。森然蔽芾占春榮。枝挺秀清光玉蓋。蓋高標綠醞瓊芳愛召曾施美政。覩思詩獨記香名。這才不減櫟樟大。施用同爲國幹楨。

牡丹。清非俗艷李桃粧。獨占人間第一香。蕊玉枝枝千媚態。施朱朵朵百花王。魏姚品出嬋娟異。韋李詩形諷詠長。逸趣物中安敢比。年年富貴擅名芳。

柏。稟青青植性貞堅。貫四時春獨宛然。秀色英姿凝照日。橫柯直幹聳參天。著臺院迹聞朱事。留縣庭名憶寇賈。盛世欣逢栖有鶴。同膺壽算引長年。

日本軍人詩抄

▲卽事

乃木希典

石榴。媚人萬物總爭魁。曉爾煌輝天厚培。滋潤千條春色滿。發榮衆子玉成堆。香聯枝五竇家桂耀等公三王氏。槐何必武陵靈瑞獻仙都。壽品已庭栽。

柳。人間好色競鬢眉。渠正嬋娟艷冶姿。色被諸身龍彩耀。青鋪於葉鳳毛垂。樂天氣象從中拓。近水樓臺總處宜。碩果春回逢泰運。經綸上展鳳凰池。

▲入義州

長谷川好道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醒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鴨江水豈容胡馬飲清流。

△雨中露營

古川

豪雨滂沱洗幕營。柳邊燈火小於晴。夜深滿陣人眠盡。隔水只聞驢馬聲。

★征露時所感

廣瀬武夫

男兒報國死何辭。廟議偏憂逸戰期。日夕空磨遺恨劍。忽慾千載一來時。

●有感

上村明治郎

殘燈將滅又微明。夢覺空堂萬感橫。常識死生皆有命。觀來天地本無情。陰蟲聲冷露千點。病客影寒宵四更。一點傷心向誰訴。半痕月色轉。

凄清。

○親友牧澤太尉戰死有感

一死策奇功。三軍哭鬼雄。江山埋鐵虎。天地失雲龍。勳績存麟閣。英名列靖宮。墓邊春寂寂。涕泗落花風。

●村落露營所感

從軍僧釋宗演

戰塵深染破袈裟。千里區區勞感車。軻鴨綠江

東鄉信少。金州城北客愁多。曠原星闕鬼敲骨。露宿風鳴人枕戈。寒霧模糊天未曉。夢魂忽愕進軍歌。

●中秋卽事

絃木悌次郎

月明秋已爽。夜靜雁初飛。白露橫千草。金風動萬柯。陣中人語少。孤劍斷腸多。肅殺遼東景。故園今若何。

○詠雪中騎

弓波露嶺

雪漲寒空風有聲。橫戈馬上鐵衣清。三更雲霽悲笳急。破敵歸來月滿營。

▲偶成

伊丹

兵在機。機在危。遼陽城外戰酣時。彈丸如雨白日黯。劍光似電平野慘。露軍在前豈可留。好應呐喊拔炮丘。一角破來敵皆散。日章旗樹南門頭。

○月夜感慨

廣瀬武夫

望茫茫兮夜寂寂。水如天兮月如霜。舷頭長嘯

對月立。無端想起歷山王。歷山王兮歷山王。可謂真是王中王。聞說汙日河畔立馬夕。雄圖無遺泣月光。又記羅馬老西撒。猶是雌伏未飛揚。嘗過王像羨王業。感奮不禁淚幾行。嗚呼王齡與吾等。雄風早已捲入荒。借問神州男兒汝何者。碌碌消來幾年光。自顧汝寧無愧死。老西撒兮歷山王。悲憤空揮雙行淚。慨然伏劍睨彼蒼。望茫茫兮夜寂寂。水如天兮月如霜。

〔註〕
歷山王征略印度。夜指月泣曰。若有路取彼世界。西撒
嘗見歷山王像泣曰。王於吾齡世界過半矣。

◎宿營歌

生田鉄石

處新築塹。百戰餘生忘年高。辛酸嘗盡氣尚豪。風尖似戟刺戎幕。雪片如瓦穿戰袍。臨陣未曾畏強禦。休笑當始似處女。中宵滅火警敵來。幾度分兵候烽舉。故國悠悠路八千。不知何日鴻信傳。北行地盡近星斗。東望雲閣欲曉天。麾下已多驅虎士。號令一下執戈起。部署已定旦啣枚。行軍破陣從此始。

◎奉天大捷歌

谷楓橋

天兵飛渡渾河水。戰聲如雷壓胡壘。風筆票兮雲飄飈。雲撲鐵衣寒墮指。傳騎乍傳將軍令。三軍貔虎意氣宏。鼓鼙震岳旌旗出。前鱗後翼迤邐行。霹靂閃空堅壘碎。千騎萬騎簸蹂潰。填溝壑三萬人。碧血吹燭白日晦。要令胡軍無完膚。殲戮十日晨抵晡。奉天已陷鐵嶺繼爭向轅門。獻生俘封書上。朝聖心愜。春雲帶瑞籠玉牒。宣威如此曠古今。前二千年無此捷。

◎ 筆墨餘痕

● 誰是一國的主人翁？

一國之大人民之衆果誰爲之主使國賴以寧民賴以安乎或者曰民惟邦本故一般國民卽一國之主人翁也余曰否否國民二字雖舉全體而言然人民程度不齊有有國民資格者有失國民資格者如以無資格之國民而目之爲一國之主人翁惡乎可然則主人者誰余曰唯有資格的國民然後可爲之主人耳所謂有資格者爲國民而能以一國之事爲一己之事一國之安危爲一己之安危運其智竭其力唯國是念一國之樞機在其掌握一舉手一投足國家之運命繫焉欲其國之安則安欲其國之危則危有如此大魔力然後可稱爲主人翁彼一般無資格者飲食男女之外無他思想對於祖國爲旁觀派爲局外人國而安也則亦賴他人庇護之力而安國而危也亦被他人傾倒之力而危其性命與幸福全托於有資格者勢力之下自己則不過一種尸行肉走耳余故曰有國民資格者一國之主人翁也無資格者乃有資格者之一種附屬物也舉一國而論有國民資格者多則主人之勢力強而其國賴以安無資格者多則主人之勢力弱而其國以危自然之勢也寄語國民欲爲主人翁乎抑欲爲附屬物乎唯在自擇之耳